【职业教育】

●浙江的实践表明,这些高职院校的办学模式虽各具特征,但共同遵循“四链融合”的逻辑,促进了县域经济社会发展。

高职院校下沉县域办学的浙江模式

□舟山市职业教育研究中心 **姚奇富**

全省高职院校中已有26所与县域开展不同程度的校地合作办学实践。高职院校通过下沉县域办学,融入地方产业体系,提升在地化服务能力,成为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力量。

高职院校下沉县域办学的战略意义,在于以产业需求为牵引,把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有机融合,优化县域教育资源配置,赋能县域经济由传统发展模式向新质态跃迁。

例如,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宁海学院,与宁海成立县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用技术服务等方式为上市公司震裕科技等企业攻克4项“卡脖子”技术难题,助力华宝模具实现产值从1亿元到10亿元的跨越,服务得力集团等4家企业出海,切实推动县域块状特色产业发展。

宁波职业技术大学把“服务产业、推动创新”作为核心使命,按股份公司制组建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数字科技园,鼓励以校内“双师型”技术专家为骨干力量的创新团队带科技服务项目进企业。近年来,在园企业与学校开展各类产学合作项目累计500余项,共同研制行业(技术)标准60余项,共同申报各类专利700余项。

浙江国际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主动服务对接国家重大战略项目——舟山绿色石化基地建设的产业创新人才需求,由政校企多方共建岱山绿色石化产业学院,将教育链植入产业链,以产业适用人才培养促进创新链的延伸。近3年,学院累计输送产业急需的石化人才1100余人。

浙江各地的产业生态和创新条件不同,在实践中,高职院校在校地互惠共生的前提下找到适合的契合点和发力点,探索形成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多样化办学模式。

一是“创业型”办学模式。如果所在县域产业经济基础雄厚,共生环境良好,全民创新创业氛围浓郁,其对高职教育的核心需求是构建促进创业的平台。高职院校往往主动向政府争取创业政策。例如,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与当地政府共建创意园区,依托市场化创业环境,打造集创业教育、创业孵化与产业服务于一体的平台。

二是“渐进型”办学模式。如果所在县域以特色产业为支撑,创新链各环节高度依赖技术研发,校企合作基础扎实,其对高职教育的核心需求是持续优化共生环境。例如,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抓住汽车、家电产品数智化转型窗口期,前置布局慈溪学院,与前湾新区开展人才培养、技术研发与服务的深度合作。

三是“先锋型”办学模式。如果所在县域具有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区域营商环境优越,其对高职教育的核心需求是前置布局高水平院校。例如,宁波职业技术大学整体迁入北仑区后,汇聚高端技术力量,致力于企业新产品研发,围绕数字科技园和产业创新服务中心建设。

这三种办学模式,以合作为支点、以创新为路径、以服务县域质态跃迁为导向,共同塑造浙江类型多样、结构互补的县域政产学发展体系。下一步,为将成功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普遍路径,并在制度上形成长效保障,需要做到以下四方面:第一,强化分类指导,注重模式匹配;第二,完善协同机制,营造良性互动;第三,推动结构优化,构建创新平台;第四,优化发展环境,促进深度融合。

【本文系浙江省高校重大人文社科攻关计划项目“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背景下高职院校延伸县域办学的动因和演进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3GH076)的阶段性成果】

【学校管理】

●学校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全校上下匠心雕刻,更需要科学理性,建立可量化、可评估的实施路径。

学校文化的内涵与建设路径研究

□长兴县教育局 **周义强**

笔者从事教育工作30余年,曾担任多所学校的校长,亲历学校文化的建构过程,深刻体会到文化建设对学校品牌塑造与内涵发展的重要意义。后因工作调整,笔者调任教育局,在与基层学校干部的广泛接触中,感受到当前学校文化建设中存在的认知偏差与实践困境,更加意识到提升教育管理者文化自觉与文化素养的紧迫性。

学校的核心目标是育人,其实现方式是“以文化人”,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将学生培养成完整的人。学校文化建设是一项多层次、多维度的系统工程,它包括理念文化、环境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活动文化等方面的构建。

一、理念文化:提炼“凝聚共识”的精神内核

理念文化代表学校的意识形态和精神象征,决定办学的思想高度,也完整地概括了学校和师生在精神层面的目标定位。理念文化具体包含育人目标、办学目标、校训、“三风”(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和师生共同追求的价值观等内容。

此外,学校应打造专属的文化标识,如校歌、校徽和校标等,这几方面的内容可以请专人设计。在以往的实践中,我们都是通过举办师生共同参与的设计大奖赛的形式来完成征集工作。

二、环境文化:打造“润物无声”的育人场域

校园环境有动静之分:动态环境是指定期更换的内容,如主流文化宣传和评比结果展示;静态环境是指相对稳定和很少变动的内容,如张贴在校园醒目处的各类标语。

校园绿化带、教学楼、班级教室、教师办公室、公共厕所、食堂、学生宿舍、各种功能教室等场所,其所呈现的文化代表不同的类别,具有各自的功能和明确指向。例如:班级文化旨在培养学生的集体意识和团队精神;教师办公室文化的侧重点在于体现教师的职业规范和师德修养;食堂文化着重指向尊重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维护公共秩序,以及文明就餐等素养的培养。

环境优美加人文和谐,使得处处是美景、时时受教育、人人有进步,有利于营造奋发向上的氛围。

三、制度文化:构建“刚柔并济”的规范体系

制度文化的核心在于“内化于心”,通过解读、培训与实践,让师生理解制度背后的教育价值,避免形式化执行。

制度设计应覆盖教学管理、学生行为、教师发展等方面,如制定《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教师师德考核办法》,明确师生的权利与义务;同时,通过“班级公约”“宿舍自治条例”等形式,鼓励学生参与制度制定,增强认同感。

在执行机制上,需建立“正面激励为主、约束惩戒为辅”的模式。例如设立“文明班级”“师德标兵”评选制度,将制度要求转化为师生的自觉行动。

四、行为文化:树立“榜样引领”的示范标杆

行为文化以师生行为为核心,树立身边的榜样,发挥榜样的辐射和正向引领作用。如学生行为方面,开展“校园之星”“美德少年”评选,鼓励学生在学习、公益、创新等领域展现风采;同时,通过主题班会、国旗下讲话等场景,引导学生模仿榜样行为,形成“见贤思齐”的氛围。

家长作为教育共同体的重要成员,可通过“家校共育讲座”等活动,将行为文化延伸至家庭,形成教育合力。

学校应该自觉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塑造教师学高为师、身正为范的良好形象。

五、活动文化:搭建“知行合一”的实践平台

活动文化有两个最为常见的载体。一个是课堂教学,它是传道授业解惑的主渠道;另一个是各类主题活动的设置与开展,它不仅是提高动手能力的有效载体,也是“知行合一”的重要环节。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有愿景预设和明确指向。

学校的正常教学活动首先是完成国家教育大纲设计的内容,再开展地方和校本课程,使教学内容更加丰富、学校特色更加鲜明。

学校要做好文化建设的远景规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案。学校文化建设需要办学者具有担当精神和独立思考能力,也要有学校领导层科学民主的集体论证,更离不开全体师生勠力同心的广泛参与。唯有如此,学校文化才有深厚的根基和蓬勃的生命力。

【教研一线】

●25年深耕,仙居县安洲中学实现了科学教育的三大转型:从活动碎片化走向课程体系化,从技能培养走向生态构建,从校本实践走向区域协同。

初中生科学素养培育的“四维联动”策略

□仙居县安洲中学 **杨怡萍 徐连弟**

在初中教育生态中,科学教育长期面临高期待与低落实的结构性矛盾。尽管新课标反复强调探究实践,但在基层学校,受升学压力影响,实验课常被挤占,“黑板上做实验”现象普遍,学生缺乏真实的动手体验;校内实验室利用率低,校外本土资源未被有效盘活,导致科学教育“重技能传授、轻素养培育”,难以真正激发学生的内驱力。

仙居县安洲中学秉持“让每一位师生都绽放属于自己的光芒”的理念,依托25年综合实践活动积淀,通过“四维联动”策略,为县域初中科学教育提供了破局样本。

一、课堂重塑:从“知识灌输”到“思维进阶”

学校坚守课堂主阵地,实施多元分层教学模式,将隐性分层与差异化学习路径结合,引导学生主动建构知识。同时,打破学科壁垒,开展跨学科融合教学。例如在“简易密度秤制作”项目中,整合杠杆平衡、密度知识与数学建模,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中提升高阶思维。此外,推动全学科渗透,在语文、音乐等课程中挖掘科学元素,让理性思辨浸润日常。

二、课程重构:从“单一供给”到“分层定制”

学校构建“人文、科创、体艺”三大课程模块,重点打造四大校本课程:以跨学科项目化学习为载体,引导学生经历方案设计到成果迭代的全过程;开发“探秘土冰箱”“自制浮力秤”等微项目探究课程,降低探究门槛;依托仙居生物多样性博物馆等本土资源,开设生物多样性探索课程;建设机器人专用教室,普及智能科技启蒙。系统化的课程供给,让科学教育有载体、有质量。

三、活动赋能:从“精英竞技”到“全员参与”

学校摒弃“唯竞赛论”,营造全员参与的生态圈。常态化开展“探秘科学大世界”科技制作比赛,涵盖力学、光学等四大类别,实现班班参与;实施分年级假期实践方案,七年级侧重基础探究,八年级开展工程实践,九年级聚焦创意制作。2025年寒假,全校学生提交实践报告1200份,评选出优秀作品85件,让科学探究成为学生的生活方式。

四、实践创新:从“解题训练”到“解决问题”

学校将实践作为落脚点,分层培育学生的核心能力。夯实基础能力,规范48个必做实验全流程;提升综合能力,引导学生围绕生态保护、乡土文化开展课题研究;培育创新能力,依托机器人、创客等赛事平台,形成“实践探究—赛事锤炼—创新赋能”模式,让学生在EV3工程挑战、无人机操控等项目中突破思维边界。

【心理健康】

●教育者需在危机现场“设身处地”地共情学生处境,引导学生“接纳自我”认识情绪,在学生情绪平复后,“理性分析”事件因果,最终通过“认知引导”关注其内心成长。这四个环节层层递进,激发学生的自我效能感。

教育场景下提升情绪调控能力的实践思考

□浙江省教育宣传中心 **张俊峰**

过重的学业压力、有缺陷的家庭教育、不断加剧的社会竞争,导致中小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凸显,学业焦虑、人际关系障碍及情绪失控等问题呈现出低龄化与高危性的显著特征。

基于心理学家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正面管教”理论,中小学生的情绪辅导应以“获得关注”“争取权利”“报复”“自暴自弃”等四个层次的心理诉求为基石,聚焦建立信任、疏导情绪、脱离危险情境三个核心目标。结合实践案例,本文提出“设身处地、接纳自我、理性分析、认知引导”四个处理环节,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情绪调控能力。

一、设身处地:理解学生处境,快速建立信任基础

身处场景、建立信任是干预的起点,也是打开学生心门的钥匙。当应激事件发生时,应在第一时间抵达现场,设身处地理解学生处境,借助“自己人效应”与学生快速建立信任基础,以无条件接纳的态度帮助学生释放负面情绪。

例如,面对因被误解而愤怒推倒桌椅、情绪极度激动的学生,教师不必急于制止,可以通过肢体安抚与温和的话语引导其深呼吸,同时疏散围观学生避免其受到二次刺激,从而迅速稳定现场秩序,保障学生安全,为后续探寻情绪根源并制订干预方案奠定基础。

教师通过快速响应、耐心倾听与深度共情,捕捉学生行为背后的心理诉求,不仅能有效化解应激事件,更能为后续的情感疏导搭建桥梁,让干预从“介入”走向“深入”。

二、接纳自我:引导认识情绪,转消极情绪为积极沟通

中小学生情绪调控能力尚不成熟,面对应激事件时往往伴随强烈反应,若没有及时疏导极易引发危机。因此,教师需掌握科学的策略,在处理此类问题时,遵循“先处理情绪,后解决事件”的原则,营造安全的表达空间,尊重学生自尊并保持价值中立,避免“翻旧账”。

例如,面对在课堂上因遭嘲笑而情绪崩溃的学生,教师并未直接说教,而是通过倾听理解与共情回应,迅速与其建立情感联结,让学生感受到被理解与被尊重,最终在教师的温和引导下走出心理困境。

教师采取以情感接纳为核心的干预方式,不仅能成功化解危机,更能引导学生认识并接纳自身情绪,成功将消极情绪转化为积极的沟通。

三、理性分析:引导科学认知,合理应对应激事件

教师在运用心理辅导技术疏导学生的负面情绪后,需进一步引导其理性处理问题,帮助学生穿透情绪迷雾,构建科学的思维模式。

例如,连续多年获得某比赛冠军的学生,因失误与前三名失之交臂而陷入自我否定。教师将其带离现场给予宣泄空间后,运用认知行为疗法,引导其从客观视角逐条罗列外界不可控因素。这一梳理过程修正了学生“失败即彻底否定”的不合理认知。

教师用理性引导学生科学管理情绪,帮助其掌握深呼吸、冥想等实用调节技巧,有助于学生积极应对应激事件。

四、认知引导:关注内心成长,构建积极心理品质

走进学生内心,这一环节通过关注学生内心世界的成长,从而培育其积极心理品质。教师应以“每个个体都是解决自己问题的专家”这一焦点解决理念为指导,从细微处深化信任关系,帮助学生挖掘潜能、激发自我效能感。

在干预的最后阶段,教师需引导学生梳理身边的支持资源、复盘成功经历,将目标拆解为阶段性任务,帮助其在自我觉察中构建积极认知。

例如,因学业焦虑出现过激行为的学生,在前期干预获得了学生不再做过激行为的承诺后,教师通过评估家庭支持系统、引导其确立具体的学业小目标,并帮助其回溯过往的成功经验,唤醒其内在资源与信心。

学校应构建防范保障机制,强化校园重点区域防控,通过增设监控、加装物理阻隔等方式降低危机发生概率;同时构建多方协同干预体系,依托朋辈辅导、班团导师制及医教结合绿色通道,实现对不同风险等级学生的精准干预。

此外,学校还需推进“五育”融合心育实践,在智育中融入阅读反思,在体育中释放压力,在美育中借助绘画疗法开展疏导,在劳动教育中提升成就感,实现多维度心理培育。

实践表明,上述四个环节为教师干预学生情绪应激事件提供了清晰的操作路径。在应用过程中,需遵循基本顺序并结合个体特殊性灵活调整,确保干预的科学性与实效性,从而为学生情绪管理与危机化解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当然,任何一种方法都不是十全十美的。当理性分析和认知引导被过度强调或执行方式不当时,可能会演变成一种心理防御机制——理智化。学生可能会用流畅的心理学术语分析自己的情绪,却绕开了与情绪本身的真实接触,用分析情绪替代了感受情绪。学生可能像医生讨论病例一样谈论自己的焦虑,看似洞察一切,实则与真实的情绪体验保持着安全但疏远的距离。

认知引导若被学生感知为“你在教我正确思考”,就可能触发对自我主权的捍卫,进而产生阻抗。若学生习惯用理性去处理所有情绪,可能会在潜意识里形成“我承受情绪的能力很差,所以必须用外力(理性)来应对”的认知,反而加剧对情绪的恐惧。尤其在面对丧失、创伤等深层情绪时,过早或生硬的理性分析会让学生感到自己的情感被否定,造成二次伤害。这些都是教师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注意的。